



馬錐連卡譯著

幟上旗塔

社 涵 生 外 中

塔上旗幟

馬卡連柯著 雷加譯

中外文販社



塔 上 旗幟

ФЛАГИ НА БАШНЯХ

著 者 A. С. Макаренко

譯 者 雷 加

原 出 版 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譯 本 出 版 者 外文出版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印 刷 者 公 益 印 刷 廣
(北京朝內新鮮胡同丙43號)

原 書 刊 期 1950 年

譯 本 刊 期 1952 年 3 月

★ 有 版 權 ★ 京初(1—5,000)

目 次

原書編者的話.....	一
立刻就能看出来是怎樣的人.....	一
三個肉包子.....	五
善良的祖母.....	一八
雷日可夫所遭遇的危險.....	二七
花園裏的早餐.....	三一
在包房裏.....	三九
在街頭上.....	四九
夜間.....	四九
山羊.....	五九
最初的印象.....	六四
文明人的談話.....	七八
完全不相信.....	八八
【剝削】.....	一〇〇
一〇五	一〇五

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角銀幣.....

一三八
一四三

紐約的殼魚.....

一五〇
一五八

愉快的談話.....

一七五
一八八

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感覺愉快的談話.....

一七五
一八八

他還是個沒有受過訓練的.....

一七五
一九五

不公平.....

一九五
二〇六

盧斯蘭.....

二二三
二二六

布留姆體育場.....

二二三
二三一

很有意思的想法.....

二三一
二三九

花園裏的姑娘.....

二三一
二三九

椅子.....

二三一
二五〇

當日英雄.....

二三一
二五〇

教訓你.....

二六〇
二六〇

雨後.....

二六八
二六八

你們叫我幹什麼都可以.....

二八一
二八一

光榮的和不可戰勝的第四隊.....

二二二
二二二

原書編者的話

一九二七年，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保安部着手創建捷爾仁斯基兒童勞動公社。這個公社是爲了紀念鋼鐵意志的肅反委員會工作者捷爾仁斯基而建立的。他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的年代裏，爲了保護和救助兒童們做了很多工作。

從建設公社最初的日子起始，捷爾仁斯基的名字就責成了我們在培養工作方面、集體的團結方面和教育的技巧方面，都要樹立起優良的榜樣。這個任務是艱鉅而重要的。馬卡連柯當時擔任高爾基工學團主任，他和平常一樣地鑽研教育工作並等待工學團的朋友和領導者——蘇維埃偉大作家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的到來。捷爾仁斯基公社董事會請求安頓·謝苗諾維奇·馬卡連柯不必等待公社房舍落成，即來公社負責領導。當時，他很熱心地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從事

了工作。在一年期間內，他同時擔任了兩個機構——高爾基工學團和捷爾仁斯基公社——的領導工作。一九二八年夏天，高爾基曾到捷爾仁斯基公社來參觀，在觀察以後，對社員們講道：

「孩子們，你們這裏的生活真是美妙啊！你們這個機構就是通往共產主義的大門。」

捷爾仁斯基公社的工作，是實際檢查馬卡連柯理論的最高階段，是他建立兒童共產主義教育完整的科學理論的教育活動之輝煌成就。

馬卡連柯從他領導公社的最初幾年起，關於這個卓越的蘇維埃教育機構的生活和成長就開始了寫作。馬卡連柯竭力要把公社的卓越的教育經驗變成蘇維埃社會的財產。這一創造性工作的開端就是：「三〇年的進行曲」和以後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中篇小說「ФДІ」。一九三六年，馬卡連柯在「教育過程組織方法的經驗」中，對於公社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技巧做了有科學根據的系統的說明。同年，開始著作「塔上旗幟」，一九三八年全書完成。

在這一著作裏，馬卡連柯獨出心裁地描繪了工學團的實在情況和這些情況裏的中心人物的性格。這裏沒有虛構的人物和事情——這是描寫捷爾仁斯基公社實際人物和情況的藝術作品。他保存了公社歷史的全部真實材料，更換了成年人和兒童的姓名。這部作品是他用第三身敘述的方法描寫的。這樣，就使他易於完成主要的任務：敘述他的教育革新活動的完美的進行情況和結果，敘述培養性格的複雜過程。因此，就能使他毫無拘束地盡量描寫工學團主任——阿列克謝·斯切潘諾維奇·扎哈洛夫——即其自己的形象。他在這本書裏所描繪的自己的形象，是有藝術真實性和表現力的。馬卡連柯在讀者面前是以新型的蘇維埃教育家的代表姿態而出現的。

在「塔上旗幟」裏指出了「不可戰勝的强大威力」的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集體教育的力量和列寧、斯大林的偉大科學對於教育家——黨和非黨布爾什維克——所武裝的教育技巧。

在第三卷選集附錄中，除了有關「塔上旗幟」這一主要著作的材料外，還包

括了馬卡連柯在列寧格勒基洛夫文化宮所做的以「論中篇小說『塔上旗幟』」爲題的講演速記記錄、送致「批評家」Φ·列文的公開的信和高爾基工學團及提爾仁斯其公社的學生們送致「文學報」的信。

立刻就能看出是怎樣的人

這個故事，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快要終了時開始的。

冬天過去了，冰雪已經融化。還有一些隱藏在雜草、塵埃和馬糞下面的冰屑，沒有被陽光曬化。車站廣場前被車輪磨得光滑的馬路的石頭，浸浴在陽光之下。這些石頭之間的土地，已被陽光曬乾，車輪走過就揚起一股新鮮的塵土來。車站廣場的中心，有一個荒蕪的小花園。夏天，樹上長出綠葉，還能顯出自然的美，可是現在，這裏却骯髒不堪，赤裸裸的樹枝在戰慄，好像大地上不是春天，而是秋天。從廣場這裏，有一條馬路通往城裏去。這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偶然被畫到地圖上的小城市。如果旅客們不在這個鐵路交叉點的車站——它的名稱和城市名稱一樣——換車的話，那末，他們就完全不會知道這個小城市了。

車站廣場上，有幾個小販的貨攤子。廣場旁邊有一個郵局，門上掛着一塊鮮

明的黃色牌子。廣場上往來的車馬很少。在這裏走着的，只是一些鐵路員工，他們手裏拿着信號燈、繩子和用膠合板作成的手提箱。有一羣等候火車的旅客——農民——靠着車站的牆壁坐在地上曬太陽。

離開這些旅客不遠，孤伶仃地坐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瓦尼亞·卡里陳柯。他正在刷皮鞋的匣子旁邊發愁，睜着兩隻被陽光曬着的眼睛。他那刷皮鞋的匣子，是用破碎的木板拼湊起來的。看這個輕便的匣子，好像是他自己做的。可是，他所預備的靴油並不多。

瓦尼亞有着一幅潔淨而蒼白的面龐，他的衣服還算穿得不錯。但是，他的面孔和衣服已經顯露出了一種不整潔的樣子，使得街上一般善良的人們一看到他就要小心。他這個樣子對於戲劇家和小說家說來却是很好的材料。瓦尼亞剛剛開始落魄，他現在還能算是一個不久以前可以被人稱為「好孩子」一類的人。

有一個當地的青年，從小花園裏走出來，把兩隻手放到洋服的口袋裏，神氣十足地衝着一根香煙，匆忙地向瓦尼亞這裏走來。他提了一下新褲子把一隻腳放

到刷皮鞋的匣子上，緊緊咬着牙問道：

「有黃色鞋油麼？」

瓦尼亞吓了一跳，抬起頭來看了一眼，馬上就拿起刷子來。但是，立刻又縮了回去，失望而苦悶地答道：

「你要黃色的嗎？沒有黃色的。」

這個青年人氣忿忿地把一隻腳從刷鞋的匣子上撤了回來，用蔑視的樣子衝着紙煙說道：

「沒有？你坐在這裏，是幹什麼的呢？」

瓦尼亞已經拿出來鞋刷子，說道：

「有黑色的……」

青年人氣忿忿地用皮鞋尖踢了刷皮鞋的匣子一下，大聲喊道：

「你只會跟我搗亂！有黑色鞋油又能怎樣！你有權利用黑鞋油來刷嗎？」

瓦尼亞彎下腰去開始整理刷皮鞋的匣子，抬起頭來看了這個青年一眼。瓦尼

亞想要講一些話來替自己辯白，可是，在這個時候，他看見另外一個人站在這個青年的背後。這是一個十六歲左右的少年，面容削瘦，身材很高。他有兩隻愉快的眼睛，一張很大的嘴，看這嘴的樣子就能知道他是愛嘲笑和能說刻薄話的。他穿着一件舊洋服，看來還像衣服的樣子，只是在洋服下面並沒有襯衫，所以他把領子立了起來，鈕扣也都扣上了。頭上戴着一頂淺顏色的鴨舌帽。

「先生，請你躲開，讓我刷鞋，我願意刷黑色的。」

這個青年人並沒有注意有人走到他的旁邊，他帶着厭惡的樣子向瓦尼亞說道：

「你也配來刷皮鞋？你有證書嗎？」

瓦尼亞把刷子放下來緊緊盯着這個青年人忿怒的眼睛。瓦尼亞在以前聽別人說過證書對於人生是多麼重要，但是，他自己却從來沒有準備過回答這樣不愉快的問題。

這個青年人粗暴地問道：

「喂，怎麼樣？」

在這個緊急的關頭，有一隻腳伸到了瓦尼亞刷皮鞋的匣子上來。這是一隻很髒的淺色皮鞋，已經好久沒有刷過鞋油。那個青年人因為受到有力的衝撞，幌幌盪盪地往旁邊閃開，但是，在這個時候，却聽到有人客氣地說：

「先生，請你想一想，任何證書也是不能代替黃色鞋油的。」

這個青年人似乎沒有注意衝撞和客氣的語言。他把香煙用力地扔在馬路上，一直奔着瓦尼亞撲了過去，忿怒地說道：

「把你的證書拿出來給我看一看！」

穿着淺顏色皮鞋的人，氣忿忿地看着這個青年，用響徹了整個廣場的喉嚨喊道：

「先生，請你不要使我生氣！可能你不知道我是誰？我是伊格爾·車爾諾郭爾斯基！」

大概這個青年人的確是不知道的。他趕快躲開了這裏，當他走到遠處的時候

還在恐怖地看着伊格爾·車爾諾郭爾斯基。車爾諾郭爾斯基向他笑着說：

「再見……我對你說再見哪！你爲什麼不回答呀？」

因爲車爾諾郭爾斯基很堅決地這樣問，所以那個青年人勉強地說了一聲「再見」以後就很快地走開了。他在小花園旁邊停留了一會兒，不知咕咕噥噥地說了些什麼。車爾諾郭爾斯基在這個時候正注意刷皮鞋的事情，所以並沒有看見那個青年人。車爾諾郭爾斯基又把腳放到刷皮鞋的匣子上面。瓦尼亞快活地瞧着一雙眼睛問道：

「刷黑色的嗎？」

「請你勞駕。我並不反對刷黑色的。黑色鞋油是更會好一些的。」

瓦尼亞開始用一隻刷子往皮鞋上抹鞋油。他看到伊格爾·車爾諾郭爾斯基和那個青年人英勇地衝突，是很高興的，但是，他却問道：

「只要……十戈比。你有十戈比嗎？」

伊格爾·車爾諾郭爾斯基笑嬉嬉地說道：

「同志，你對於任何人都提出這樣的愚蠢問題嗎？」

「你有十戈比嗎？」

伊格爾·車爾諾郭爾斯基安靜地答道：

「沒有十戈比。」

瓦尼亞慌忙地停住了刷皮鞋的工作，問道：

「那麼，你有多少錢呢？」

「我沒有錢……你不明白嗎？沒有。」

「沒有錢不行。」

伊格爾大笑起來，他那個大嘴的兩個犄角幾乎要延長到耳邊了，兩隻眼睛看着瓦尼亞，好像在問他：

「為什麼不行呢？可以的。」

「沒有錢嗎？」

「唔，當然是沒有錢。請你試一試，雖然我不給錢，但是，也會有好結果的。」

瓦尼亞愉快地叫了一聲，又用牙咬了一下嘴唇。在他的眼睛裏充滿了一種鼓舞力量。

「刷皮鞋，不給錢嗎？」

「是的，請你試試看，如果不給錢會發生什麼樣有意思的效果。」

「好，我試試看罷。」

「我現在要看一看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我現在就試一試做。結果會是不錯的。」

瓦尼亞帶着譏笑的樣子迅速地看了車爾諾郭爾斯基一眼，然後就熱心地開始刷起皮鞋來。

伊格爾問道：「你是流浪兒嗎？」

「不是，我以前還沒有度過流浪兒的生活。」

「你將要成為一個流浪兒。你上學嗎？」

「以前上過學……後來他們都走了。」